

孔子68岁那一年，应鲁哀公的邀请，结束了14年的游历，终于回到了祖国，被聘为政府高级顾问，是谓“国老”。孔子既为政府顾问，又是文化名人，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哀公免不了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问题。比如鲁哀公就曾问孔子，您的弟子里，哪一位好学？孔子回答，颜回。（《论语雍也》：“哀公问：‘弟子孰为好学？’孔子对曰：‘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矣，今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’”）

《论语》是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辑录，涉及哀公的必然很少，读读《孔子家语》，这方面的内容要丰富得多。

孔子在当时是通才，说不上无所不知，至少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诣颇深。尽管如此，哀公的某一次问话，居然使他无言以对。读来很有味道。

《孔子家语好生》记载：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昔者舜冠何冠乎？”孔子不对。公曰：“寡人有问于子，而子无言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，故方思所以对。”公曰：“其大何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舜之为君也，其政好生而恶杀，其任授贤而替不肖。德若天地而静虚，化若四时而变物。是以四海承风，畅于异类，凤翔麟至，鸟兽驯德。无他也，好生故也。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，是以缓对。”

这段不足200字的问答，虽无时间地点，但情节完整，文字也不晦涩，语约意丰，不妨梳理一下。

哀公问孔子舜戴的什么帽子？孔子想不到哀公会问这个问题，懵住了，故而“不对”。哀公感到奇怪，自己的问题提出来，孔子竟然不说话。孔子说，您问问题，不先挑重大的问，而问这些边边角角的，所以，我正在思考如何回答您。哀公更感到奇怪了，接着问，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孔子列举了舜帝的治国理念和为政举措：爱惜生命、厌恶杀生；用贤能的人替换不贤的人。因此，四海之内接受他的教化，遍及到四方的少数民族，甚至连鸟兽都被他的德政感化了。孔子进一步强调，所以如此，都是由于舜爱惜生命。孔子最后交

嫩蚕豆下市了。别失望，还有老蚕豆。老蚕豆晒干，一年吃到头。

老蚕豆可做成各式各样的小吃，如“怪味豆”“开花豆”“油炸豆瓣”等等。最出名的，当属“茴香豆”。

茴香豆，那是有故事的。一百年前，鲁迅先生在《新青年》上，发表了他的第二篇白话小说《孔乙己》。小说里有一酒店，曰“咸亨酒店”；咸亨酒店有一下酒物，曰“茴香豆”。茴香豆很便宜，一文大钱买一碟，是专供没钱苦力“短衣帮”在店面柜台外站着喝酒吃的。小说主人公叫“孔乙己”，他是“穿长衫的”。“穿长衫的”有钱，当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孔乙己这位“穿长衫的”却例外，他只能与“短衣帮”一样，要一碟茴香豆，站在柜台外过过瘾。孔乙己是个读书人，却未取得任何功名。他迁腐麻木，且不会营生，有时穷得要靠赊账才能喝上酒吃到豆。到临了，他还永远欠着咸亨酒店十九个大钱！《孔乙己》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扛鼎之作；随着它的问世，见证主人公特殊性格和悲惨命运的茴香豆，亦跟着出了名。从此，这一种原本风行鲁迅先生故里绍兴的下酒物，就在全国范围内繁衍开来。

其做法如下：精选若干老蚕豆，洗净下锅，放盖面水，猛火煮约15分钟；至豆皮周缘起凸、中间凹陷时，加茴香、桂皮、酱油和盐，再文火慢煮约15分钟——待卤水耗尽，成矣。

茴香豆，皮色青黄，表面起皱，沾着白色粉末。肉熟而不烂，松软却又又有韧劲。入口香气馥郁，咸而透鲜。茴香豆，在我的家乡，也叫“五香豆”。习惯上，高邮人把茴香、桂皮等食材，统称为“五香”，故名。上海人亦这么叫；那里“老城隍庙”五香豆，与南京“秦淮”茴香豆一样，都是绍兴“咸亨酒店”茴香豆的正宗嫡传。为便于携带，这三大品牌茴香豆都有用纸袋包装的，袋面还画着孔乙己。

此物价廉物美，很受嗜饮者欢迎。过去，每至夏日傍晚，街头巷尾，常见人们在自家门口一遍一遍泼洒井水，然后搬出一张小桌，放

代了自己“缓对”的原因：您不问这些治国之道而问戴什么帽子，所以我才迟迟不做回答。

故事到此为止，也许鲁哀公继续与孔子讨论治国之道，也许什么也没说，结束了这次交谈。历史没有记录，我们也不必苦思冥想。仅此之问答，值得思考。

孔子实际上是很委婉地批评鲁哀公，作为一国之君，怎能不关心治国之道，而问服饰之类的细枝末节。孔子同时也在为鲁哀公着急，鲁国当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，一国之君正应该考虑如何从古之先贤那里汲取治国智慧，让人们脱离苦海，让生命受到尊重，怎能关心戴什么帽子呢，难道帽子比生命更加重要？

再说，戴舜的帽子就能成为舜帝吗？舜所以受万世敬仰不是他戴什么帽子，而是他的孝，他的为政以公的崇高品德，正如孔子所说：多么伟大崇高啊，舜和禹得到天下，却不私家占有。（《论语泰伯》：“巍巍乎，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）

所以，对于舜戴什么帽子之类的低级问题，孔子是不屑回答的，孔子关心的是国家命运、人民生命。

我们不免责怪鲁哀公的“不智”，舍大取小，避重就轻。但“鲁哀公之问”，今天也还是屡屡发生。

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考察，不问发展之道，不问人民生活，而问干部的待遇如何、车辆如何配备，这让对方如何回答？我以为这或许就是这些地区欠发达的原因之一。

有些人对一位地方名人的研究，常常令人费解，不去研究他的为学之道、为人处事之道，也不去研究其成果的当下意义，而去研究其诸如喜欢吃什么菜、穿什么衣服之类的小节，甚至研究老宅何处，以求标新立异，博取眼球。试问，如此之研究，对于被研究者有何意义，对于后来者又有多少意义呢？

孔子提醒鲁哀公，珍惜生命远比戴什么帽子重要。我们当从中得到启发，不要重复“哀公之问”，而遗笑于人。

老蚕豆

□ 朱桂明

豆。一碟茴香豆，能喝个把钟头，要喝三四两酒。饮者多为干体力活的；收工回来，女人犒赏，边喝边歇，惬意。

作为一种小吃，茴香豆还特别受儿童之青睐。鲁迅先生笔下这样写道：“有几回，邻居孩子听得笑声，也赶热闹，围住了孔乙己。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，一人一颗。孩子吃完豆，仍然不散，眼睛都望着碟子……”你看，茴香豆对孩子，该有多大诱惑力，吃了还想再吃。

茴香豆还有个特点，它越嚼越有味，越嚼越想嚼。正因为如此，便成了妇人用来消闲之佳品。游轮上，列车里，思念中，掏出几颗茴香豆，细细嚼，慢慢品，时光亦随之轻快流淌，让你感到生活也是香鲜的……

老蚕豆做菜，主要有“蚕豆瓣子蛋汤”“蚕豆瓣子炒药芹”“蚕豆瓣子烧瓠子”。做这三个菜，皆须将老蚕豆一劈两半，放在水里泡；泡软后去皮，就变成“蚕豆瓣子”。

“蚕豆瓣子蛋汤”——将蚕豆瓣子放进锅里煸，加水烧汤。至蚕豆瓣子开花，汤变白，打入鸡蛋，撒少许盐。再沸后投入榨菜丝，调味吊鲜。此菜在“汤菜”系列中，比较下饭，四季皆可食。

“蚕豆瓣子炒药芹”——放少量水煮蚕豆瓣子；煮开花了，水亦基本耗尽，起锅待用。药芹切小段，放油炒，加适量盐、酱油、糖，火要猛。炒至药芹清香四溢，投入待用的蚕豆瓣子，继续炒。闻到豆瓣香，盛盘上桌。此菜为不可多得的清炒，与荤菜搭配吃，很是受用。

“蚕豆瓣子烧瓠子”——瓠子去皮切成块，与蚕豆瓣子同煸，放水放盐放虾米放酱油，猛火烧。蚕豆瓣子开花，加糖，小火焖，一直焖到蚕豆瓣子变成粉末。起锅前炒几铲，黏糊糊的。此菜香而鲜，甜而面；冷透了再吃，大夏天里开胃口。

这次走进米脂艺术交流，体验了一番黄土高原的风情，虽浮光掠影，却不虚此行。

快到榆林了，飞机从万米云层上逐渐下降，大家不禁一片惊叹，哇，连绵的山峦，被鬼斧神工地凿出一道道褶皱，沟壑间的树木像国画中的皴笔，深深浅浅地把黄土高原的特色描绘得蔚为壮观。然而下了飞机，仿佛从仙境跌落现实。这儿的土地沙漠化极为严重，没有想象的防护林，就连野草也稀疏少见，到处有刚被风沙刮过的痕迹，一道道山梁与山坡毫无植被覆盖，山上的沙石和黄土随时会坍塌下来。走进米脂城，宽阔的河道干涸得底朝天，街道的路上残留有始终扫不尽的沙尘，路边的公厕还没有进行冲厕改造，巷子的窨井内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沼气味道，县委大院的花台里没有种植任何花草。这儿属于温带半干旱性气候区，非常缺水。生活用水一般来源于地下，由于岩层的盐碱成分，带有很浓重的咸涩味。住进宾馆后，我不由自主地一再压小了卫生间水龙头的水量，在这样的地方开大了用水，心底便产生出从没有过的负罪感。

走在米脂的老街小巷，发现一些来源有争议或历史变动的街巷名称。譬如，在东大街有好多家门头上都钉有不同时期的“东大街”门牌；因地藏王菩萨庵得名的“庵巷子”，不知为何今称“安巷则”？对于模棱两可的“寺口巷”还是“市口巷”，干脆两名同时挂用。从昌和园酒店临门的银州南路到米脂县委所在的南大街，正好穿过一条弯弯的巷子，这个巷子名叫“西下巷”，一下子让人联想到元代马致远《天净沙》中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词句。一个城市的路道名称多多少少会折射出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，好像鲜有哪个地方的名字带有负面伤感色彩的，西下巷的“西下”应该与《天净沙》无关。米脂有一个历史人物，西夏国奠基者李继迁。李继迁是米脂县党项族平夏部人，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，在唐代贞观初年时，他的祖先拓跋赤辞归唐，被唐太宗赐姓为李氏。公元982年，李继迁得知族兄李继捧入朝，被迫交出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五州地后，与弟李继冲、亲信张浦等人组织带领党项各部叛宋，并取得辽的支持。辽圣宗为了削弱北宋在河西的控制权，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、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、特进检校太师，都督夏州诸军事。后来，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称帝后，追尊他为夏太祖。让人纳闷不解的是有这么一段历史和人物，为什么不叫响当当的“西夏巷”，而取用悲怆的“西下巷”呢？

在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建有一座李白成行宫。李白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，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，山名即因此而来。行宫依山据险，构思精巧，造型别致，主要建筑有乐楼、梅花亭、捧圣楼、玉皇阁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，是陕北现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建筑群，也是罕见的木结构建筑群。李白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，世居米脂李继迁寨。他在建立大顺政权、推翻明王朝不久，遭到了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反扑，转而退出北京，率军在河南、陕西、湖北等地抗击清军。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，以至于成穷寇之势直至失败。但是，李白成究竟是怎样死的，却一直存在争论，《明史李白成传》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，少数史料也有多种

高邮人和到过高邮的人，无不知晓邮城有条玉带河。它自西向东，宛若一条玉带，系在古城的腰间。

玉带河，其实就是一条极普通的市河。先民傍水而居，邮城依水而建。千百年来，它默默流淌，带给邮城人生活之需、灌溉之利和舟楫之便。

玉带河景致很美。这里原有一座胭脂山，山水相依；这里有菊花巷、熙和巷、焦百二巷，名流荟萃；这里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春季，孩子们在河中捉蝌蚪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，夏季，居民们在河边纳凉，“清风半夜鸣蝉”。苍翠的树木，古朴的建筑，雕花的门楼，砖铺的老街，无不诉说它悠久的历史，厚重的文化，美丽的传说。

当自来水走进千家万户，玉带河渐渐

米脂行思

□ 孙平

有评说，英名必然不朽，而今一再追其死亡之迷已无实在意义了。正是：“闯王大顺死成迷，空落行宫任置疑。豪杰从来皆万古，究因何必细知之。”

米脂县城南20公里有个杨家沟，别看杨家沟是个偏僻的山村，土改时，全村约有240多户人家，仅地主就有72户，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。其中有个马氏家族以农为本，农商并举，耕读传家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到了清同治年间，马家为防“回乱”，在西山上修建扶风寨，有寨墙、寨门，还建有石坡路、排水沟、水井等设施。寨内建有大量私宅，均以窑洞为主，依山而建，有单排式院落，也有明五暗四六厢窑的窑洞式四合院。整个建筑飞檐雕梁，暗道取暖，三通纳凉，石结构拱券门楼垛口林立。其建筑群设计奇特、构思精巧、用料考究、工艺精致，将西方建筑风格和陕北窑洞巧妙融为一体，堪称中华民族窑洞建筑的瑰宝。可这么好这么大的一个马氏庄园，主人竟然长时间没有居住过，好像在有意等待更适合更需要的贵人到来。说来也巧，解放战争初期，毛主席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，在转战陕北时把中央首脑机关就设在了马氏庄园，而且一住达四月之久。党中央在此领导和指挥了西部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，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“十二月会议”和高级军事会议，毛主席还写下了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等11篇光辉著作。因而，杨家沟成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，也是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，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转折地。历史的机缘巧合不但赋予了马氏庄园历史重托，也使杨家沟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了特别意义。

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，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”，不知何时的一句民谣使得“米脂婆姨”竟然名扬四海。虽然民谣的传说千奇百怪，甚而带有无中生有的想象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米脂的女人特别漂亮是千真万确的。传说貂蝉就是米脂人。那么米脂的婆姨为什么长得这样漂亮呢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应该与当地水土有关。米脂盛产小米，黄灿灿的小米米汁渐之如脂，煮成粥上面漂了一层油脂，女人吃了便会长得如花似玉。又据说和当地居民的白部鲜卑血统有关。白部鲜卑有白人的基因，额宽，鼻梁，眼大，皮肤白净。鲜卑人当了皇帝，逐渐汉化，鲜卑族很快被融合到了汉族当中。古往今来，米脂婆姨，其实不虚。这里的女性俊俏雅致，能歌善舞，聪慧干练，持规执矩。那天我们一行从杨家沟回城，同车的米脂婆姨惠老师真是落落大方，大家起哄要她唱一曲陕北民歌，吼一声信天游，她像个百灵鸟似的，一路笑语一路歌，硬是把我们的米脂之行推向了高潮。

一座古老的城，恰是黄土高坡的魂，土窑洞的那扇门，走出多少传奇的人生。米脂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更是陕北文化的摇篮，是在大漠游牧文化和黄土高原农耕文化交汇、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开出一朵绚丽奇葩。

玉带河，我心中的河

□ 贾怀景

垃圾遍地，蛇虫出没，臭气熏天。经过这里的人无不掩鼻而过，它成了高邮的龙须沟。

两年前的一场规划和建设，让玉带河老树开花，勃发生机，旧貌换新颜。河水清澈流淌，两岸花木扶疏，亭台水榭点缀其间，恰似一幅当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夜幕降临，月光灯光交织下的玉带河越发妩媚，波光粼粼，花影婆娑，情侣憧憬，歌舞升平，身临其境，如梦如幻，仿佛置身于神话中的伊甸园。

玉带河，你是高邮嬗变的一个缩影。玉带河，你是我心中最亲最美的河。

衰草连天碧水寒，微霜过尽百花残。塞鸿一字才飞尽，青女千堆又换颜。云易散，月常圆。人生自古两难全。花开叶落寻常事，万水千山可等闲。

鹧鸪天·霜降

□ 吴月华